

MIKHAIL S.
GORBACHEV



戈尔巴乔夫

美国《时代周刊》编辑 著

K835.75116
127
35



200269468

戈尔巴乔夫

美国《时代周刊》编辑著

王洪续 张晓玲 等 译

于敬原 李安北 校 译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Mikhail S. Gorbachev

An Intimate Biography

By the editors of Time magazin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robe Talbott

本书根据出Time Incorporated 1988年第一版译出

戈尔巴乔夫

〔美国〕《时代周刊》编 著

王洪绩 张晓玲 等译

于敬原 李安北 校译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朝阳区太平庄10号）

四川省金堂新华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68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71-096-3/Z·10 定价：3.00元

戈 尔 巴 乔 夫

美国《时代周刊》编 著

王洪续 张晓玲 等译

于敬原 李安北 校译

中 国 卓 越 出 版 公 司

米哈伊尔和赖莎**1954**年结婚时的照片。



四岁时的“米沙”戈尔巴乔夫。

1978年以前做为
区委书记的戈尔巴
乔夫及夫人赖莎居
住在这幢房子里。





1966年访问民主德国时，
戈尔巴乔夫接受少先队员献
上的红领巾

1970年的家庭照片。（自左
起玛莉娅，女儿伊琳娜，米哈
伊尔赖莎，女婿安纳托里。



1986年米哈依尔和赖莎在
苏联渡假。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与外孙
在莫斯科。



1987年女儿伊琳娜与她的丈夫安
纳托里在红场。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罗马尼亚布
加勒斯特胜利广场和人们一起跳
民族舞。



1987年华盛顿会晤时首脑们微笑着面对摄影者们。

1986年雷克雅未克会谈破裂之后面色冷峻的里根总统向戈尔巴乔夫告别。



1987年具有西方政治家的热忱的戈尔巴乔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人群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成长	(22)
第二章 大学时代	(46)
第三章 斯塔夫罗波尔的岁月	(77)
第四章 莫斯科的召唤	(103)
第五章 改革者	(127)
第六章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生活中的一天	(164)
第七章 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	(186)
第八章 访问华盛顿	(209)

序

1987年12月8日下午，白宫国宴大厅壁炉里的火苗欢快地跳动着，里根站在演讲台前发表讲话，对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访问表示欢迎。电视镜头摄下了这一美国及世界为之瞩目的生动时刻。莫斯科的夜幕已经降临。在加里宁大街上，苏联首都高楼丛中的通道里，购买节日货物的人群拥在一起，抵御着低温和飘洒的飞雪。当人们走到阿尔巴特地铁站时，许多人驻足向上注视。通常用来介绍苏联影片的巨大露天屏幕上，两位熟悉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使大伙看得发呆。美国总统开始讲话时，高音喇叭里传出同声俄语翻译：“艾米尔逊曾写道：‘严格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他的意思是说，把历史简单地说成是力量和各种因素的合成，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的撰稿人发现了艾米尔逊的另一句话：“对一件做得好的事情的奖赏就是完成它。”援引一位19世纪先验主义思想家这两句话，为20世纪——也许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定下了基调，这是当代许多不协调事物中的又一个例子。这是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奇特对手中的一对。美国主人是一位由电影演员转入政界的七旬老人；一位老牌的反共产主义分子；他以抨

击苏联为罪恶帝国而出名。这个罪恶帝国的统治者本身就享有犯罪、撒谎、欺骗的权力。然而现在，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帜却与宾西法尼亚大街上的星条旗挂在一起，在微风中猎猎地飘扬。站在里根旁边的这位洋溢着自信和青春活力的人，过去曾是斯大林时代的孩童，党的驯服工具，而今是改革家。（白宫里戈尔巴乔夫的身旁是赖莎·戈尔巴乔夫，她作为一位苏联领导人的妻子，具有非凡的魅力，见多识广。）戈尔巴乔夫开始与里根谈起军备控制问题，但在结束时他向里根提出挑战，争当伟大的联络者这一世界称号。两人自（第三次会谈）开始不仅同意销毁两个完整系列的核武器，而且相互作“罗恩”和“米哈伊尔”。那种亲昵的称呼算不上多重要，但它也并非无关紧要：正因为他们促使其发生，它才有可能发生。

因此，在引用艾米尔逊以历史为基础的传记的名言时，里根选择了一句恰当的格言形容那天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从两年前他们在中立国的日内瓦第一次相遇，到日内瓦会议一年后在冰岛雷克雅夫克的第二次相会，很可能直到他们最后的会见，两人宣布这次会见将于1988年在莫斯科举行。艾米尔逊的话也可以作为以后历史篇章的格言。里根已经成为大约二百卷政治和心理分析书刊的对象。戈尔巴乔夫则不然，他是谜一样的人物。尽管戈尔巴乔夫使开放性这个俄国术语在西方妇孺皆知，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部未被打开过的书。企图打开这部书无疑只会获得部分的成功。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书籍，尽管常常是有趣的并时见真知灼见，但主要倾向于考察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是描述戈尔巴乔夫生活的全部经历。

导致关于戈尔巴乔夫传记这种不均衡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是从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走向权力和名声之巅的，带有一定的突然性，对于克里姆林宫的研究者来说没有什么可供研究的线索。在苏联，关于他的出生，他的早期经历和私人生活的书出版得很少^①，他在谈话和文章中也避而不谈自己的经历。他想避免造成另一个“个人崇拜”，全权领袖荣耀的委婉说法。戈尔巴乔夫年轻时，在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那种现象达到了荒谬的顶点；尼基塔·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时被指控为过分的不谦虚。已故的勃列日涅夫也受到了类似的指责，可能是戈尔巴乔夫指示这么做的。因此，戈尔巴乔夫用不透露他的生活的办法，对苏联新闻界刊登关于他的早期传说作出了反应。下属也就依照上司的暗示去办了。一位高级官员最近对我的一些同志提到，他了解总书记的大学生活。人们问这位官员：“戈尔巴乔夫在那个时期是什么样的人？”他陷入了沉思，接着微笑着说：“我不记得了”。

戈尔巴乔夫的官方传记只不过叙述了他的仕途和得到的

①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书包括：托马斯·布松著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切爾細出版社，1986年；马克·福兰克兰德著的《第六大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哈波和罗出版社，1987年；马歇尔·哥尔德曼著的《戈尔巴乔夫的挑战》，诺顿出版社，1987年；若列斯·A·麦德维耶夫著的《戈尔巴乔夫》诺顿出版社，1986年；理查德·欧文著《主席同志：苏联的继承问题和戈尔巴乔夫的崛起》阿伯出版社，1987年；克利斯汀·斯米德—豪著《戈尔巴乔夫：通向权力之路》，赛勒姆出版公司，1986年；乔治·苏利万著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麦斯纳出版社，1988年；伊尔雅·茨莫佐夫著的《戈尔巴乔夫：过去和未来之间》英瓏书店，1987年。

荣誉，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个人简历。例如，不能确切知道他是否有兄弟姐妹。有些苏联人说他有一个兄弟在农村劳动，但几乎没有入知道戈尔巴乔这位兄弟的姓名和年龄。关于戈尔巴乔有一个姐妹的报道，也没有经过证实。

然而，《时代周刊》通过各种渠道，已设法填补了戈尔巴乔夫经历中的这些方面的空白。《时代周刊》在苏联内外的记者访问了许多总书记的同事，过去的同学，若干了解总书记的外国人和在这位从前的史塔夫·罗波尔农村的孩子走向克林姆林宫途中与之相遇的其他人。虽然我和我的同志收集戈尔巴乔夫的材料已经几年了，但1987年秋才认真着手作的——当时我们开始考虑1987年《时代》人物的人选。自1927年以来，每年都选出对当年影响最大（不管是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的新闻人物。鉴于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国内外事务中作出的大量成就，最终的选择是不困难的。使戈尔巴乔夫成为1987年真正具有魅力人物的因素是：尽管他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一的领导人，但人们对他所知甚少。我们排除阻挠，广布罗网，获得大量以前未曾发表的信息，最广泛地收集了出现在任何地方的戈尔巴乔夫的官方和家庭照片。但是在我们《时代周刊》出版1987年度人物期刊之后，我们——和许多读者——仍然渴望知道更多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所以，我们把网撒得更大，重新通过以前的各种渠道搞到更多的史实和照片。其结果便是这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传》。我们相信这是迄今出版的关于这位杰出苏联领导人书籍中最为详尽的著作。

这部书是《时代周刊》的第一部著作。在六十多年中，《时代周刊》的编辑，作者，研究者和记者倾其全力编辑出

原这本周刊。以前《时代周刊》的研究，报道和图片资料还从未集中在一本书上过。这个经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并且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相信这么做是成功的。正是本着艾米尔逊的精神，我们希望这部传记能如实的再现戈尔巴乔夫，从而摆脱超级权力传统的束缚。

1979年12月《时代周刊》在一篇关于世界问题的短文中首次提到戈尔巴乔夫。文章指出，这位“相对年轻而且不出名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当时四十八岁，他兼有好运气，具有政治灵活性和高度的保护能力。因而他能免遭那年因欠收而受到的指责。到1983年，他的知名度在苏联之外只有少许的提高，当时苏美关系正处于二十年来最低潮。就在这一年里，乔治·鲁卡斯科的传奇小说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框架。1983年3月，里根对佛罗里达州的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发表了关于“罪恶帝国”的讲话，并在两个星期之后开始了“星球大战”，即战略防御的主动性。里根总统说，战略防御主动性的目的就是，使核武器“失去作用并成为过去的东西”。没有人怀疑他意指的是谁的武器。

那年9月，世界注意到苏联自身的战略防御体系虽然不很特别，但很庞大——并且这些战略防御体系是极其灵敏的。一架隶属于远东防空司令部的苏克奥依15型喷气式战斗机，击落了一架载有二百六十九人的偏离航线的南朝鲜客机。同一月里，政治局以安德罗波夫总书记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似乎打消了与里根进一步磋商的可能性。同时，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的预期部署已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11月底，这种武器按期运到了欧洲。几天内，苏联外交官在日内瓦军备控制磋商中，采取了退席的行动，以示抗

议。但是，在核武器时代里他们不可能改变局势并挑起战争。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必然要走向赫鲁晓夫所号召的和平共处，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所说的缓和。从政治方面来讲，持续的冷战状态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正如热战会成为军事上的自杀一样。

但是，恢复某种程度上礼仪和建设性的约定，要求双方政府和外交部门派出强有力的人物。在1983年和1984年的大部分时期内，苏联方面失去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不论是实际地说，还是夸张地说，都处于一种人为的生命维持系统状态之中。据官方说，安德罗波夫患着“伤风，”接着是一种“严重的伤风。”事实上，他将死于肾病。但苏联的统治要人从不能在行政上处理好同志逝世的问题。当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恶化时，并没有采取什么警告和应急计划，以使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看来如日常事务一样。列宁、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都是这样。在苏联，领导阶层的变换恰恰意味着领导的危机。受到最彻底的管理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领导人的更换不可避免地给苏联和世界人民带来不可避免的潜在的动乱感。最高级领导人从不光荣地退休。他们或者死在任职期间（如列宁、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或者被推翻作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要么被排斥打击直至死亡（赫鲁晓夫和他的前任马林科夫便是如此）。苏联领导人不能应付由于他们自己的年老、体弱和必然死亡带来的政治影响，理由十分简单而又荒谬：自1917年革命以来，苏联的制度建立在对权力的夺取、积聚和巩固之上；苏联这个国家缺乏除核心集团之外的权力分配和转换的内在机制。

把持苏联权力的保守老人受两类规则操纵——一类是由

这些老人制定的，并为他们自己服务；另一类则是由于人的死亡必然性所确立并实施的。1983年底当安德罗波夫躺在灵柩上的时候，他的同志们大多数已是老人，大部分都很虚弱，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一种窘境之中：一方面表明了作为一个国家，这对于苏联的所谓年轻化是一大讽刺，另一方面表明了它声称要代表未来的浪潮的虚伪性。这些老近卫军的保险办法就是从自己这一辈人中挑选人，维持着老人统治，保护自己的权力，尽管这样做意味着用不了多久很快就会再次出现同样的损害。选择一位较年轻的继承人，会意味着一种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苏联领导人表面上看是革命传统的维护者，实际上他们却逐渐变成世界上最保守的政治家。他们厌恶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果他们向新的一代屈服，就会使领导阶层重新焕发活力，但它恰恰会加速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灭亡。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逝世时，西方的一些残疾人打赌说戈尔巴乔有了一个继承安德罗波夫的好机会。然而，有些人把他们的钱拥在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身上——当然，他们赢了。但是，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与保险统计打赌说不可能发生——并又一次输了。契尔年科这位老朽的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1985年三月死于心脏病的发作。安德罗波夫当了十五个月的总书记，契尔年科只当了十三个月的总书记。

苏联政治局现在发现自己正遭受着一种可怕的折磨。红场正变成一座巨大的殡仪馆。莫斯科电台发觉自己已不播放柴可夫斯基平缓的乐曲，恐怕会引出流言蜚语，另一个忧郁的宣告马上就要发布了。比起讨厌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苏联领导人更为痛恨的是自己被作为嘲笑的对象，和知道自

已被人认为是虚弱无力，行将就木。于是，老人们这一次忍气吞声，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年轻的成员。现在他们把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把他当作在国内可以逐渐注入自豪和能量的人，在国际公众的心目中可以有力地同里根抗衡的人物。

以冷酷著称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提名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说出了一句不同寻常和高度赞赏的话，“此人笑容可掬，但他有着铁一般的牙齿。”戈尔巴乔夫五十四岁。苏联终于有了一位比它本身更年轻的领导人。如果他能够象勃烈日涅夫那样长寿，那么他将统治苏联一直到2002年。然而人们那时还会记住他的微笑和牙齿吗？

在世界报纸头版上出现戈尔巴乔夫的形象一个星期之后，在莫斯科闹了一个笑话。据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直到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后才知道自己的额头上有一块葡萄酒色胎记。为什么这时才发现呢？因为在苏联报纸他所有的照片上，这个缺陷都被想方设法地掩盖住了。

戈尔巴乔夫迅速地为他可以做的迫切事情定了调子。他宣布制裁嗜酒者。似乎要与年老的常常见不到的前任们作出强烈对比的是，他到处旅行，在视察工厂时他摘下软毡帽戴上硬帽子，并且在国外显示他和坦率时髦的妻子赖莎。他快速进军，以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他在最高领导阶层的主要对手——列宁格勒首脑格里高里·罗曼诺夫，受到了双重的侮辱：突然的退休以及广泛流传说他被关在一个酒精中毒治疗中心里。显然，很快出现了谈论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这是早熟的现象，但它在苏联的公民和观察家中具有这样一种意义，